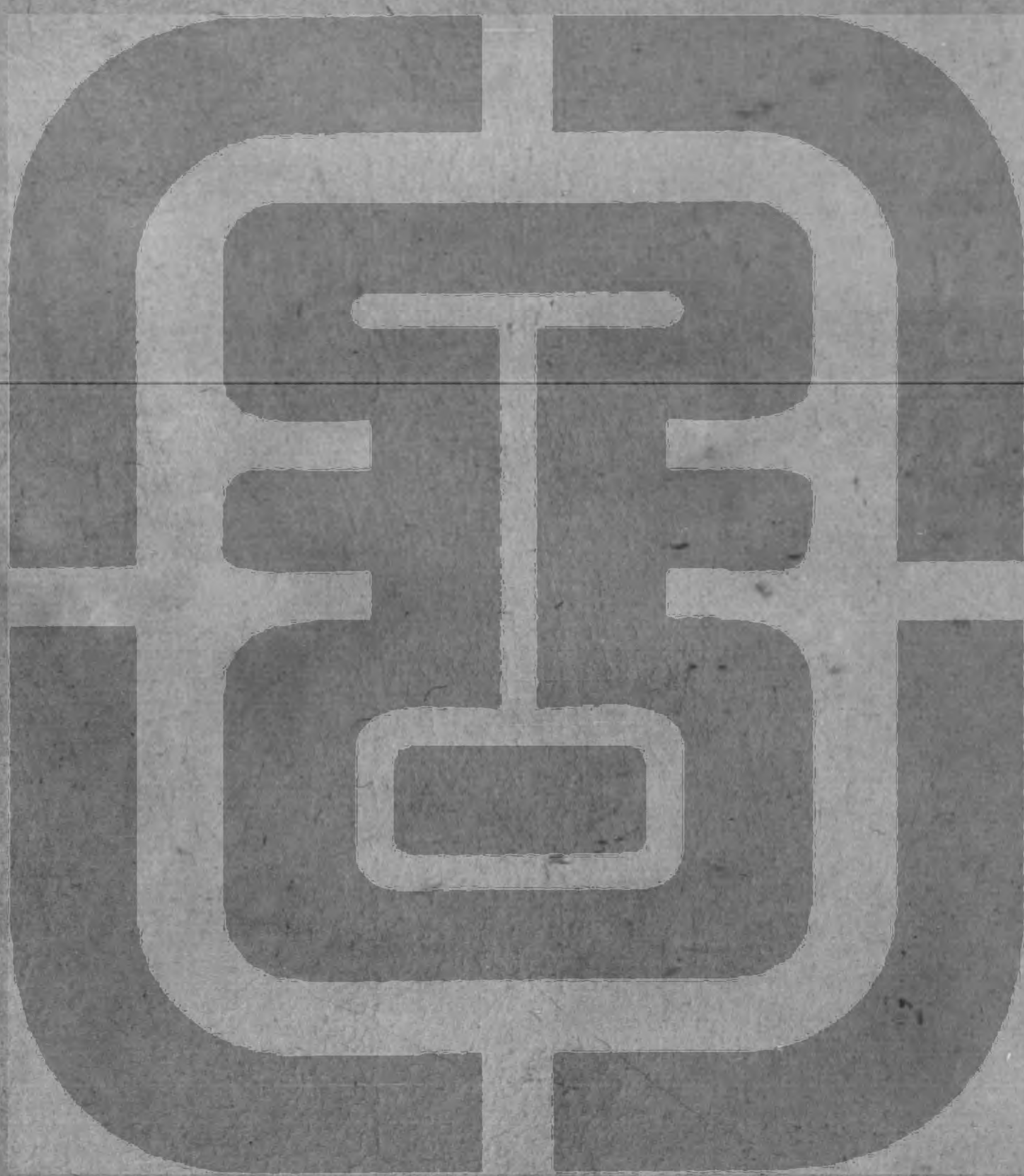


7





金入靖公集卷之十

賜進士兵科給事中男昭伯編

書跋

表

銘

贊

字說

傳

哀辭

祭文

書王脩本先生遺墨後

右秦相李斯上秦皇逐客書一通總七百餘言臨川王  
先生手筆也先生在鄉里以清才邃學早有時譽尤切  
切篤好古文章故於先秦兩漢之文多手鈔之若斯書  
其一也今先生去世已四十餘年獨此書藏篋笥中手  
澤如新然觀其引筆行墨嚴密清潤自有一種風韻即  
此可知其為博雅君子矣先生名務字脩本卒年三十  
二嘗以七葉貴贈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云



書楊少傅陳情題本副錄後

予嘗觀先正范文正公生二歲而孤母謝夫人貧無依  
再適長山朱氏洎文正貴以朱氏長育之德每思厚報  
凡朝廷所加恩輒丐以逮之甚至朱氏兄弟卒皆為殯  
葬歲別致祭享嗚呼文正存心若是之厚者其忠孝之  
大節豈不因是而可見哉今觀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西昌楊公士奇其事殆與文正公同而  
存心之厚又千載而相符者也公生歲餘其先君子少  
傅公棄世賴繼父前進士羅君子理撫育教載之勤後  
子理官德安坐累謫戍永昌卒二子長憲補戍後次京  
家居養母姑立亦坐累當種田京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居東宮監國留公輔導公念憲兄弟不幸皆  
以事遠役母夫人墳墓無所託具其情以聞意欲丐

宥京以歸奉歲時奠掃卒之感動

淵衷親洒寶翰命

永昌軍役并免之觀公之追念其親逮於羅氏洎

仁廟之所以體臣下之情垂保全之德皆本乎人心天  
理之至而曠古所無之典也何其盛哉距今二十年京  
來省公于北京請錄當時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公既  
識之復出以示予惟公以宏才碩學歷事

三聖勲業在朝廷聲名滿天下其位遇之隆倚任之重  
盖有過於文正而其平生出處之槩存心之厚則未始



有異也且世之人一隸戎籍子孫往來貽累於無窮今羅氏子孫獲享安逸之利若此者固荷朝廷恩德之大而寔本於公忠孝之所推也拜觀之餘敬書此于末簡為羅氏之後人尚世大念之哉

書春陰書屋卷復

太子少師壽椿公之子宗善質美而好學嘗於居第之傍為葺修之所而名之曰椿陰書屋來求予言蓋將以致警而進於道也余謂壽椿公以耆年碩德遭值

聖德致位顯融泊然以布衣自處慕道之心老而彌篤宗善日侍左右講明問辨不出乎戶庭之間切磋琢磨近在乎函丈之內本之以孝弟忠信徵之以前言往行

致謹於日用常行之間孜孜勉大日求其所未知未聞者以造乎高明廣遠之域以達乎賢人君子之地是則壽椿公之所以為教而宗善之所以為學者也予辱與公游且嘗識宗善喜能承公訓而進於學也故為之言宗善尚勉之

恭題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居東宮時尤重文學侍從之臣凡賜賚泊有所陳請必親為題識當時被其眷禮者不數人今有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其一也直永樂初科進士由庶吉士擢翰林修撰器識文學蚤已受知前後膺賜者三陳請者一皆



仁廟親御宸翰題識批荅者首則端午賜扇次則以直目疾賜藥次則直遭喪將歸賜白金為道里費又其一則直以父在職年老乞致仕特勅吏部准所請其上皆著直姓名可謂極一時之顯者矣直謹裝潢為卷用彰寵貺以貽不朽俾幼孜識之伏惟永樂中

太宗皇帝屢巡幸北京

仁廟實監國事親賢納善惟日不足仁聲義聞播于四海凡直之得拜賜予者皆優禮賢士之盛典非私之也其允荅陳請者亦事理之當然非過也夫賜隆於上而報勤於下者此古昔盛時君臣相與至意所以治化彰明休聞弥流而功業宏遠也今觀

仁廟之眷禮於臣下者既隆且厚而直之圖報於上者益勤以忠則上下之情交孚叶契可謂至矣然則是卷之藏固將以貽永久又豈圖一時之榮而已哉幼孜拜觀於斯不勝感激謹書此于後以識歲月云

書方兵部賓所藏文公先生遺墨卷後

紫陽文公朱先生以文章道德師表後世而平生尤用力於書所至皆有石刻其為字端嚴謹重未嘗肯為苟簡今觀兵部尚書方公得先生所書風興夜寐四大字墨蹟尤溫厚沈著展卷之間使人悚然加敬蓋先生為人辭氣雍容德性剛毅故其見于書者亦如此豈可以字畫求哉先生為此四字非以遺學者則以示其子弟



其意欲以持敬為本盖夙興夜寐非常加兢惕無一息  
宴安之意方能不失此言簡約而為訓切至擴而充之  
所以修身治家事上臨民以至於立功立事而成天下  
之務者何莫不本於斯公明敏而勤於政其於事  
上之道尤恭謹弗怠而又能視此以為規戒朝夕展翫  
其有不惕然而懷敬畏者乎公其實愛之俾後之人因  
是以感發興起則又當以公為法也

書獻陵宸翰後

嘗觀傳說之言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孔子之言有曰  
敏於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敏則有功盖敏者汲  
汲有惟恐不及之意君子之學所以成德所以建功立

事未有不敏而能成者欽惟

仁宗皇帝以大經之治具緝熙聖學弘偉光明起軼往古  
而其嘉言善行之著于天下者皆足以訓後世嘗視禮  
部奏牘其後有主事馮智安名謂其義淺近無足致警  
遂更名為敏且題其外俾永守之無易敏感

上恩之後謹以御書十五字裝潢成卷間以示臣幼孜  
請一言以識下方嗚呼天下之事敏則成不敏則廢自  
古及今賢人君子之立身行道何莫不本於敏敏之於  
人其功盖大矣敏以薦方進秩為貢外郎欽承  
聖訓身體而力行之夙夜兢兢礪其行脩其職敏之又  
敏不以始終而有所間庶幾無負於



仁考之深眷而於鄉王亦重有光焉臣初致仕親  
宸翰揆今六易寒暑追思疇曩有不勝其感者謹書以  
後以歸之

九老圖跋

右九老圖乃東廣泰政金華商君原迪之所藏也當  
宋元豐間諸老皆以大儒為天子左右股肱其勲業隆  
望稱于天下及功成而退慕樂天故事相與置酒高會  
以樂其樂遂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今  
去諸老已三百餘年而觀其衣冠儀刑雍容閒雅猶儼  
然如生嗚呼其盛矣哉雖然賢人君子可傳於後者豈  
惟其形似蓋亦有文章德業之著焉予生也後想望諸

君子風裁不能無高山仰止之思因商公求題有不  
其感者二復之餘遂書以歸之

書梅花人物卷後

李伯時以白描冠絕當時後人莫之能及此卷以梅花  
為主取六朝唐宋諸賢詠梅之詩摘二句并寫其人與  
梅為一段其筆力精妙天機入神非惟得其衣冠形態  
之似而其神氣意趣吟嘯自適之狀莫不畢備吁何其  
至哉然亦不知其為何人之筆要知伯時之流亞歟此  
蓋刑部侍郎楊宗勗所藏以屬予題宗勗清雅脩潔其  
所好尚者意必有在雖然畫之工拙不足論也有若何  
水部宋二侯平蘇文忠黃魯直諸賢之休聲偉烈照耀簡



冊千載之下猶能使人歆羨而企慕之不忘則吾宗曷  
之所好尚者其在於此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  
高而益努力以先達自期待則他日所至固未可量也  
展卷三歎遂書以歸之

書御製祭韓公茂文手卷後

大醫院使韓公茂故魏國忠獻王之裔幼承家學精通  
醫理為時所推重受知今

天子遂為院使為人溫純謹愿不事表襮居職尤小心  
寅畏夙夜勤勞罔有怠忽公茂既歿

聖天子深用閔悼特為文賜祭超逾常品其子大醫院  
醫傳感佩

聖製復命善書者以泥金書之裝潢成卷持以示臣幼  
孜俾一言題識其後於乎世之負才藝者常患不得其  
時得其時又患其道之不能行若公茂之遭值明時為  
聖天子所知遇道行志遂已極顯榮一旦歿于官特申  
卹典聖心拳切復賜文以祭之光華寵耀豈特為  
一時之榮誠足以昭示無窮增重於先世矣傳尚珎襲  
之以為家寶拜觀之餘敬書此以歸之

書聖賢象卷後

昔嘗見蜀中文翁講堂及錢唐學舍皆有聖賢刻像往  
往為人所摹揭千載之下仰而瞻之者莫不為之起敬  
起慕則在當時得覩其儀容之盛所以感發而興起者



可以想見矣此象乃元錢選舜舉所圖今國子司業貝公宗魯之所藏也公在成均以師道自任所講而習者聖賢之經籍所則而行者聖賢之道德朝夕與諸生揖讓進退雍容於進退之間其得於觀感者深矣豈象之云乎哉因公求識其下方敬書此以歸焉

書聖賢象刻本

廬陵周添彰以聖賢象刻本裝潢成卷來求予題識其後余謂君子之觀於聖賢也蓋將以求其道德之實察其動作威儀之則雖千萬世如將見之者添彰居大學所讀者有聖賢之書所學者有聖賢之事所由者有聖賢之大道所依者有聖賢之廣居隘降於詩禮之庭揖讓於俎豆之區其得於觀感者必深矣夫豈象之云乎哉添彰尚於此求之

書周克已所藏先賢畫象卷後

聖賢之道德文章具在方冊千載之下使人起敬起慕者以此而已苟得觀其德容以挹其流風餘韻則雖未獲親炙其門而所以得於觀感之間者將必有出於方冊講誦之外者矣友人周君克已間以瀛洛諸君子遺像見示且屬予識之方展卷間衣冠儼然貌恭氣和端拱雍容直若與諸君子相接而親覲夫儀容之美使人鄙吝粗悞之氣頓然消釋亦何其快哉克已與予皆聖賢之徒也尚取法於斯以求無愧於諸先哲則於平生



之所學殆亦庶幾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與克已當共勉之

題顏真卿遺墨後

顏尚書翰墨在人間甚不多見偶觀此卷不覺毛髮豎立嗚呼忠義之足以動人也果如此夫臨書三歎為之敬仰

書釣臺圖詩序後

嚴故著姓漢高士子陵嚴先生後也由桐廬徙居石莊兄二十餘世而至尚達豪爽有氣節能亢其宗今年春訪余玉堂因與出酒夜酌談論契闊道舊故尚達慨然念其先世與其祖父交游之盛屬予求名公鉅卿為詩文以歌詠釣臺圖垂不朽其用心可謂勤矣余謂自三代而下能不以富貴功名易其所守者惟子陵一人而已其高風偉節猶可想見宜夫後世子孫之多賢而有以自立也尚達圖畫釣臺追想富春以求無忝於前人而思所以自立不以富貴窮達利害榮辱而變其志則無負諸君子之所屬望而所謂圖垂不朽者不在於彼而在於此矣尚達欲求予題識其下故書此以歸之

書樵雲卷

古之人有託於隱者但求其心之所寓不可泥其迹苟以迹求之則徒得其外而其中之所存者未必能得也是故心者其理也迹者其形也形之在宇宙間若日月



星辰之照臨雷霆電雹之震霍風雨霜露之變化河海  
山嶽之高深昆蟲草木之蕃殖與夫典章文物名器制  
度之宏博雖仰觀俯察萬有不齊然吾皆得撫而有之  
然亦豈屑々焉泥其迹哉蓋必有得其理者矣得其理  
則心之所寓者可得而識矣予友曾君學中脫略不羈  
嘗以樵雲自號以常情觀之樵雲特其迹而已而不知  
學中之處于此觀夫雲之歛舒上下沉浮聚散悠悠揚  
揚或行或止或往或來皆有至理者存而於是有默  
契者焉若曰學中之樂夫樵與雲為徒優游歲月以自  
放於山林間者豈真知學中者哉學中持是卷求予題  
予故表而出之使觀學中者當觀其心不可徒求其迹  
也

題周氏世直集

右文三通其一周君伯寬哀辭宋進士溪溪郭先生撰  
其二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撰  
其三寶賢堂箴今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岐鳳前為漢  
府紀善時譔伯寬為岐鳳之高伯祖以立其祖也周氏  
世以詩書顯以直道稱當宋季權臣擅命伯寬仕直寶  
謨閣忠憤激發屢上封事不報乃移書左史徐麒仲冀  
欲相與匡救其失卒不見信棄官家居而宋亦亡哀辭  
所謂危言切直直道三黜者也元至正初詔脩遼金宋  
三史以立時以鄉貢士會試京師不利久之被知者薦



入史館上書力陳當以宋為正統不合時論遂拂衣歸  
卒之仕不偶時僅低徊學校一小官墓表所謂雖一時  
廢不用萬世之下與日月爭光可也

國朝永樂間

太宗皇帝選文學士為漢王輔導臣岐鳳以國子學正  
擢紀善王所為多不法數諫不從王所居殿扁曰寶賢  
堂蓋欲招致匪人為奪嫡計乃著箴諷諫王怒假他事  
請于朝左遷為長洲教諭夫士君子明聖賢之學立身  
致用固當直道事人不宜曲學阿世也而或有不能然  
者詎非其理有未窮心有不正而承傳於家者之無本  
耶予觀周氏若伯寬若以立若岐鳳祖孫五世同守一

道其賢於人遠矣伯寬以立雖未得大用於世而數百  
載之下忠讜公誼皎然標白垂諸宇宙其視當時依阿  
取容獲致美官者不啻霄壤之不侔岐鳳雖取怒所事  
然不二十年王果覆敗削為庶人君方數歷中外綽著  
時譽年逾六袞登用未涯然則直道之行果何負於人  
哉信乎其得窮理正心之學而承傳於家者之有本也  
嗚呼偉矣君子敘為翰林脩撰間托善書者以三文繕  
錄裝潢成卷出示於予求識一言予感其事有闕世教  
為題之如此且以告夫周氏後人之繼承家學者

書彭脩撰墓誌銘後

士之積學於窮困以有盛名享爵祿不幸至於夭死而



入史館上書力陳當以宋為正統不合時論遂拂衣歸  
卒之仕不偶時僅低徊學校一小官墓表所謂雖一時  
廢不用萬世之下與日月爭光可也

國朝永樂間

太宗皇帝選文學士為漢王輔導臣岐鳳以國子學正  
擢紀善王所為多不法數諫不從王所居殿扁曰寶賢  
堂蓋欲招致匪人為奪嫡計乃著箴諷諫王怒假他事  
請于朝左遷為長洲教諭夫士君子明聖賢之學立身  
致用固當直道事人不宜曲學阿世也而或有不能然  
者詎非其理有未窮心有不正而承傳於家者之無本  
耶予觀周氏若伯寬若以立若岐鳳祖孫五世同守一

道其賢於人遠矣伯寬以立雖未得大用於世而數百  
載之下忠謹公誼皎然標白垂諸宇宙其視當時依阿  
取容獲致美官者不啻霄壤之不侔岐鳳雖取怒所事  
然不二十年王果覆敗削為庶人君方駁歷中外綽著  
時譽年逾六袞登用未涯然則直道之行果何負於人  
哉信乎其得窮理正心之學而承傳於家者之有本也  
嗚呼偉矣君子敘為翰林脩撰間托善書者以三文繕  
錄裝潢成卷出示於予求識一言予感其事有関世教  
而題之如此且以告夫周氏後人之繼承家學者

書彭脩撰墓誌銘後

士之積學於窮困以有盛名享爵祿不幸至於夭死而



不得以盡其才者吾不得而知也或者以為出於命非  
乎不出於命而謂之天吾亦不得而知也嗚呼賢如顏  
子猶且不幸短命於今獨不然哉此予於友人彭君汝  
器所以重為之悲也汝器為人沉毅喜氣節重然諾與  
人交歆然若不能勝者方其為兒時已能讀書有大志  
稍長汲大焉求師友以講求夫聖賢之學問為文出語  
輒驚人鄉先生長者至折行輩與之為禮以為其成必  
大得名也其後汝器第進士入翰林為侍從近臣其名  
日顯

天子嘗召試文章汝器操筆伸紙略不經意颯乎若風  
雨浩乎若波濤而莫知其所止也由是益被嘉獎其名

又顯未幾扈從北京汝器偕予同行凡道路山川馳驅  
登覽所以著之於詠述者其氣益壯然自是用力之篤  
而其文益密矣曾未逾年汝器忽以病告呻吟羸憊之  
餘支頤獨坐猶不廢筆札臨終與故人索別其聲琅々  
潸然淚下獨以不得見其父為憾嗚呼汝器一至於此  
哉夫以汝器之強學廣記脩之於困窮其業亦勤矣以  
文章取科第見知於時有盛名矣入官翰林職侍從爵  
祿加於身知遇於

聖天子其榮幸為何如乃不得大展其志而卒以夭死  
是非命乎雖然以汝器所立者如此視彼老死山林無  
一藝可稱泯然與草木同朽腐者其得失又何如予固



知汝器為不死矣壽夭何足道哉

書張孝子傳後

溫之平陽有張氏名正字思中者事其母以孝聞鄉人異之稱為張孝子前太史蘇公伯衡次其事為傳而其名益顯思中之子真今為進士歷政于

朝間以公所著傳相示丐一言識其後予謂五倫有常道生人有恒性子之事親以孝者亦分所當為豈異事哉然以唐虞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猶不免以命契以是知至孝者之難得而能竭力於是者所以為尤難也思中為人敦樸謹愿自幼篤於事母平居之際事無大小不稟命不收專行之母嘗遭惡疾不可為思中憂

思中勞瘁為瘳於神沒入焉若有求而弗得至割股和粥以愈疾而人皆莫測其所為異時母滯下卧起出血糞思中不避穢惡輒手除之無纖毫厭倦意其婦或懈於事母父復有間言思中切責之不少貸遂改悔成賢婦之行母歿盡力襄事晨夕攀踊擗踊幾致墮絕聞者莫不為之感傷焉夫天下之事同於人者不足以為異惟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者乃足以為異思中之孝殆異於人者此其所以見稱於世也歟嗟夫忠孝者天下之大閑也思中以孝著於其家而又篤於訓子俾真發身科第自致青雲之上方將移孝為忠以事其君以顯其親榮三金之養拜旌德之封則天之所以報



施於思中者固未有艾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吾於思中蓋深有取焉展卷三嘆遂書以歸之

書江漢臣沈籍減稅事卷後

予嘗觀本深者其植必茂源深者其流必長積德之深者其報必厚此天理人事之可徵者也三衢江氏四五百年來衣冠科第人物相望何蕃衍悠久如此哉是必有本源矣江之先曰漢臣者嘗事吳越為鎮海軍節度判官宋初吳越國除漢臣上其十三州圖籍於有司當時賦歛無藝兩浙罹其害者已非一日漢臣以為一仍故籍是屬於民者無已也遂沈籍於河坐是以罪免

棄終身後雖命王方贊更定其賦畝稅一斗而非漢臣沈籍之功不及此嗚呼向使漢臣無所顧惜以其籍昧昧而進其重科厚歛貽害於兩浙者寧有紀極哉然則其惠利流於無窮者當與兩浙之人相為終始而其陰隲之報俾其子孫顯榮光大迄于今不絕者非天道耶因漢臣之裔孫襄府紀善秉心出示此卷三復有不勝其感者遂撫其大都書以歸之

書古樸子傳後

右古樸子傳今少傳工部尚書燕謹身殿大學士楊公勉仁所譔而雲南叅政陳必恭之所號也必恭世居建之浦城為人質實不事表襮宅心坦夷不為町畦崖



岸遇事任情無所矯揉人或以古樸目之因亦以之自  
號云心菜米京師既請公作傳復采求予言以識其後  
嗚呼大朴既散澆偽日滋世惟機巧詭誕之是務媮薄  
給訪之相帥孰有能全其所賦而不鑿於私智哉必泰  
以名進士為御史中臺出寬洗滯所至民受其惠及莅  
政藩閫協贊旬宣而聲譽益著惟其所存蓋為敦厚而  
不為險刻為忠信而不為詐譖為儉約而不為浮華持  
之以謙而不伐守之以誠而不貳恂恂大表裏一致  
蓋幾古樸者之為矣予知必泰有素竊喜其尚古道可  
以風厲世俗故舉其平昔之近樸者書以歸之

題朱晦庵先生遺墨卷後

紫陽先生以天挺不世出之資紹承孔孟周程之學聞  
明斯道垂教萬世弗厭弗倦至于晚年德尊道立猶以  
義理無窮筆削難竟慊然有不足之意其著通鑑綱目  
褒貶大義嚴於華衮斧鉞而繁簡相發足為史學之規  
範矣至觀其手書自謂十年義例方定且欲求友就正  
其得失則其不自滿足之心為何如哉雖然豈特其心  
不自滿足如此觀其他記張魏公事歎其不同追悔於  
三十年前至懇辭趙忠簡公銘誌而不肯執筆則於此  
尤足以見大賢君子年弥高而德弥邵道益尊而心愈  
下宜天下後世尊仰之於無窮也此卷手書凡三二書  
如前所云一書則折簡道安問者京口何彦澄寶藏之



以示予於戲先生片紙隻字流傳於世不啻拱璧之難得况此晚年之筆其所言尤後學所當矜式者耶拜觀之餘謹識歲月于後云

書衛生寶鑑後

世傳東垣李明之從易上老人張元素得醫術之妙其用藥至詳實而以固根本為重其後明之之門人惟羅謙甫得其傳謙甫嘗著衛生寶鑑以傳於世學醫之士莫不宗之誠若布帛菽粟之適於用可有而不可無者吳郡韓公復陽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說間取明之與謙甫所著脾胃論衛生寶鑑諸書叅互考討以正其訛嘗欲鋟梓嘉惠四方竟費志而歿今公子太醫院判

公達能繼公之志既盡取明之所著者刻而傳之復繼寫衛生寶鑑總二十四卷次第而刻之書成來求予言以識其後於乎公達之用心亦可謂勤矣夫積善而行陰隲莫大於醫有若公達之存心濟物不擇所施而惠及於人者固博矣乃又能表章二公之書刻梓流傳與衆人共之則其惠利及於天下後世者其可涯涘哉雖然醫非難得其傳為難觀於此者尚求謙甫之所以為醫與公達之所以用心而思以盡其術則猶是書庶其有得焉

書慎獨齋卷

盱江張氏以儒起家自宋元迄今以文學著聲者代有



其人至彥英氏尤博雅溫純自少力學為儒先長者所  
器重嘗名其藏脩之齋曰慎獨其志兢々然蓋欲致謹  
於幾微未嘗以目之所不及見耳之所不及聞而須臾  
忘乎戒懼誠有志於道者矣今彥英墓已宿草其揭夕  
于齋者尤瞭然在人耳目使仰而瞻之者莫不為之起  
敬而凜然以自懼是則彥英所存不惟能成諸已而又  
有以淑諸人其見稱於士君子者豈偶然哉彥英子文  
昭以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擢中書舍人持是卷來  
求予題予嘉彥英之克有賢嗣而喜文昭能繼承先志  
以不墜其世故不辭而為之書時永樂辛丑秋七月十  
六日也

書積善堂卷後

予觀天下之物皆由積而後成水之積由涓流而可以  
江河土之積由寸累而可以為岡巒人之於善也今日  
積之明日積之又明日而積之進々不已而其餘慶可  
以及子孫觀之渤海孫氏可見矣孫之先以忠厚起家  
有曰得才者樂善好施予賙窮卹匱汲々焉力行之不  
怠鄉人目之為長者得才之子成甫尤篤志於善輕利  
重義居鄉里恂々焉不為表襮教其子克讓克恭底於  
成立克恭由鄉校登成均為兵部司務擢陞員外郎嘗  
念其祖考積累之勤而不敢以忘也乃名其堂曰積善  
國子祭酒胡公既序而詩之復來徵予言予聞之於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天人感應之理可徵不誣今孫氏之祖若父既勤且為啓迪之於其先而克恭兄弟復勉且為繼承之於其後所謂水益增而深山益增而高者吾知孫氏餘慶沾溉於後人以傳之無窮蓋未可量也展卷三歎遂書以歸之

書陳智仲墓誌銘後

中書舍人陳宗淵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所為其先公智仲甫墓銘一通相示且請予一言於戲君子之所以可傳於世者以其有行義而已當元末公以才諳見稱於時授長樂巡檢有異績陞為防禦義兵副萬戶命且下而天下多事矣乃力引而

退蓋將託畊稼而終身焉公為人剛毅廉介事親以孝聞處昆弟篤於友愛待宗族恩義兼盡交友朋質直而謙下周貧卹匱孜孜不倦嘗有負債而死者即焚其券終身不問或有死不能斂者則賻以棺衾而塋焉宴居之間動必以禮言必合典則教子弟切且為以勤儉謹飭為訓晚節優游築室別塢日以種花藝圃為事實客過從者觴酌賦詠必盡其樂公之行誼表表在人耳目者蓋如此於戲世之士負才藝居顯位享高爵者固為不少而其隱約山林高蹈遠引以終其身者往往如是求其能如公之隱顯進退卓然無愧於行誼者蓋鮮矣然則公之可傳於後者獨不在此乎余嘉宗淵能承公



之志而喜公之慶澤綿久乎尚未有艾也故書以彰之  
且以為陳氏子孫他日之徵也

書南雅集後

予觀天下文章莫難於詩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辭氣  
雍容而意趣深長者必大平治世之音然求之古作而  
徵之於今何其寥也此予所以讀南雅之作而重有感焉  
南雅乃三山陳仲進甫因其所作以為號也仲進  
力學好古而尤工於詩所為古今體五七言各臻其妙  
辭氣之間雍容不迫而悠然有深遠之趣其大平治世  
之音歟且詩於政治之得失所關甚大仲進常為宜陽  
韓城二縣丞復知江山皆有善政以及於人察其音之  
平和則其施於政者可得而知矣仲進之子中書舍人  
登聞以此編相示且請予一言予閱之數日而喜其言  
之合乎古而有徵於今也故書以歸之

書姚伯起考滿卷後

古之所謂賢守令者以其能順民之情不生事以撓之  
故政平事理著績循良至今猶功人可數而稱也予友  
姚伯起氏慈祥樂易為東莞者六七年而民甚安之安  
之道蓋亦順焉不撓之而已夫民易治也而令又與  
民相親也後世無善治之吏不與民親則又反其所好  
而厲之往績用弗成以至於壞名災已者職此之由  
耳予來北京幾十年守令以賢明著稱者甚不多見獨



深州得故人蘇伯辰於東鹿得吾伯起馬深與東鹿相距密邇其人稱道二公之善者如出一口然迹其所以為治亦無大相遠者於戲使天下之為守令者皆如二公之賢民其有不治者哉伯起永報政將復還其邑學士楊公率能賦者作詩為餞而屬予一言予素知伯起故樂道其善而并及於深州且以為守令者之風勸也

書墨妙卷後

西昌劉士皆氏以四川按察僉事得代還京師乃求一時朝士之名能書者各書古人詩詞華為一卷而題之曰墨妙令改調河南將行復來徵予言以識才簡夫天下之物有可以愛玩嗜好不至於沉溺賈禍者惟翰墨為然而昔東坡猶以為戒謂不可以留意若留意於此則亦足以為病士皆脫灑超邁其篤好於此必能得其樂而無所病為政事之隙時一展而玩之想故人於天上豈不重停雲之感而有無窮之思者乎卷中所書予未暇有所評品然皆各臻其妙使在後日觀之此亦為難得矣士皆尚愛重之





P21-22



跋定武蘭亭

蘭亭模寫多失真以致真贗難辨余平生所閱石刻者無慮數十惟定武本尚存古意然見於世者甚少此本以為元大德間臨安唐師善所藏而趙文敏公題識其下文敏以為紙墨佳拓本工世所不易得者誠為確論矣因丘敬常持此求題故書其後如此

跋周氏所藏先世遺墨卷

右手書一通元吉州路總管周公耐軒之筆也公在宋之季以神童科顯各當時仕至吉州刺史元有天下復兩拜總管吉之人在其時得不荼毒者公之力也故公之大節雖不著而郡之父老至於今德之於乎公其可



謂仁人矣公博學洽聞勤於著述文章翰墨兼致其美  
此書公五世孫秉昂所藏秉昂之子忱今復以進士為  
秋官屬故家文獻蓋有足徵者矣秉昂來京師間以求  
予言念前輩之既遠想流風於異代不覺為之慨然於  
是書以歸之以俟知公者尚有徵焉

友蘭軒跋

古之人取於友也尚矣夫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孟  
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然則君子學以明道以成其德者其可無友乎益之玉

苟有士人羅孟載篤志於學其取友也不出于鄉于國  
于天下而乃在於家庭之間其友非父子兄弟而獨有  
慕於蘭者何哉豈非以蘭比德君子固尚之歟抑以蘭  
居深谷處幽獨而不競可以養德歟抑以其清操雅韻  
高潔不汚而可以礪操歟孟載於是數者必深得之矣  
夫豈友之云乎蓋不日而與之俱化矣俟余他日謁告  
南歸艤舟玉峽之濱尚當造孟載軒中相與賦詩酌酒  
鼓猗蘭之曲和澧浦之歌為三友之會不知可乎否也  
姑書此以俟

跋黃氏教儀後

予友東萊黃公福始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為備幕陞貳工部燁然有聲逮  
太宗皇帝入正統遂擢公北京行部尚書未幾命往  
鎮南交公鞠躬盡瘁勤勞夙夜撫輯綏徠無一毫弗盡  
者由是及人德公如父母而勲烈聞望遂著于天下當  
仁皇嗣統以公久勞于外特遣人驛召還京改工部尚  
書且命兼長官寮比年

朝廷以交人反側復命公往鎮撫之特行命其子琮讀  
書于南京郡宰因疏為教儀以訓之琮服膺弗敢忘復  
以公手筆裝潢為卷持以請予識其下方公之為教總  
二百餘言其目有七首之為學脩己治家之道次之以  
待人接物之方又次之以服用食飲之節其言切實而

簡當鑒于乎若布帛粟菽不可一日而無者於乎公可  
謂善教其子矣雖古義方之訓復何以加焉琮尚勉之  
惟日孜孜因其言以究其理因其事以力行密察於  
幽微致謹於操持内外交脩終始一致庶幾賢人君子  
之域可企而及矣琮尚勉之子日望子尚有以復我哉

### 世美堂跋

余嘗觀古豪傑士乘時奮興以其智力佐主定天下靖  
禍亂小者身致爵祿之富大者勲名彝鼎之重莫不欲  
傳之子孫俾世守之不替然或身歿之餘或易世之後  
已陵夷不振至於門祚傾覆者有之此余於合肥王氏  
不能不為之嘉歎焉王氏之先有曰玉與其弟瑛俱以



忠勇事我

太祖高皇帝戮力效謀東征西討屢建奇勲豐爵厚祿榮於其躬天章寵錫光耀閭閻英武奮揚卓冠當時真可謂傑特不常者矣而瑛之後則有若迪以承之迪之後則有若謙以繼之六七十一年之間王氏之祖孫父子兄弟嚴圭累組繩々相繼如源泉之注愈遠而不竭亦何其盛哉今謙移鎮于溫練達武事能舉於其職則所謂世濟其美者於斯堂有光矣嗚呼為王氏後之人尚益體先世之勤勞兢々業々恒以失墜為戒而思保守之不易則其流變所及尚可涯涘哉因謙微言遂書以歸之

跋吳氏家乘後

右吳氏家乘一編元慶士伯純甫之所集其裔湖廣叅政某之所重錄也吳氏以族望於南昌曰北山自其鼻祖太師儀國公居厚以相業顯於宋歷元迄今詩書德業之傳衣冠文物之懿數百年來愈遠而愈盛江右故家大族若吳氏者蓋不多見也今觀是集所載首於褒賢閣記則儀國為武康節度時之所作也其次繼之以序銘誌等作則皆有宋諸名公或為述其奕世名堂之義或載其先代德業之實舊家文獻粲然可徵於戲盛矣伯純甫集錄時鄉先達胡霆桂先生嘗序以錫諸梓以永其傳不幸中遭兵燹漫滅散軼其久而不足



徵遂託其鄉友中書舍人王仲叙重錄之以藏于家其  
用心之勤可知矣夫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  
盛莫傳吳氏之先儀國尚矣其承藉於後者固未始乏  
人今某以經術致身屢參藩閫綽著聲稱所以紹儀國  
之烈以為吳氏之光者安知不在今日乎吾見是集益  
將續書而不替矣某之後人尚其世々寶藏而篤念之  
哉

跋蕭氏族譜後

君子之所以重其譜者蓋所以敬其先而重其所出也  
族之有譜雖衰世之事而亦少寓宗法之意故後世賴  
之廬陵之曲山蕭氏其先為湖南人五代時有文昌

遇為氏之亂始來居廬陵今翰林脩撰時中距文昌十  
有三世蓋已五百年于此矣譜有乾派有坤派者蓋本  
於文昌之五世孫廷珣廷珣兄弟各以其子孫系於二  
大派之後今時中出於乾派則為廷珣之裔也廷珣之  
子麟為仁化令者嘗脩緝家譜其後亡軼十不存八九  
至時中之考樂存先生乃掇其遺亡補其缺略於是世  
次之先後族屬之疎戚子孫之傳叙始粲然備見於其  
間而所謂舊譜者至是復完而無恙矣時中間以示予  
而復求一言以識之予故推本其先與其祖考致重斯  
譜之意以告其後之人俾於是有以敬其先而重其所  
出而不至於輕忽廢墜則其詩書福澤之美子孫科目



之盛將由是而益光顯矣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吾於蕭氏尚深有望焉

跋勤禮堂卷後

為政不可以無禮禮以定民志而一風俗也孔子曰齊之以禮又曰上好禮則民易使禮散在於事物之間而行之則在於人君子行禮以導民非本於勤未見其效之有成也余友蕭君雲高為安吉令在職三載孜孜不怠示民以禮而秩然有其序上下之間無鬭爭凌暴之風非勤於禮者其能若是哉蕭君尚勗之他日以良吏書於史策必以安吉為首稱余當執筆以俟

表

百官賀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天命維新隆萬年之寶運

皇儲肇建光列聖之宏謨中外交歡臣民均戴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文武聖神同符於堯舜

剛健中正敬承於

祖宗廣德教於華夷霈鴻恩於遠近明彰至理茂啓鴻

圖隆太平於邦家建元良於儲副盛禮渙頒於寶命

前星炳耀於 青宮上允協於

天心下永符於人望所以承



宗社神靈之統所以係海宇臣民之心弘福慶於國家  
衍太平於萬世臣某等欣逢盛事喜切中心外順內  
安仰

皇明之如日河清海晏祝

聖壽以齊天

百官賀 皇太子箋

伏以

寶運隆興衍 皇圖於萬世

重明麗正表儲位於東朝遠近騰歡神人交慶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日之表龍鳳之姿躬膺冊命之榮昭

受元良之寄

宗社所重永屬於繼承華夷之心咸深於歡戴臣某等

幸茲遭遇實切抃欣日月光華仰

前星之炳耀乾坤清泰祝

睿筭以隆長

命婦賀 皇后箋

伏以

天佑大明茂隆 寶祚 皇儲正位永固邦家敬惟

端一誠莊慈仁寬裕柔順協坤儀之美肅雍

著內政之成斯以闕睢之和茂彰麟趾之瑞儲宮肇

建得四海之歡心

宗社隆安重萬年之邦本妾某氏等均切欣愉謹伸慶



賀祝

皇圖於永世祈 睿筭以千秋

賀嘉禾表

伏以

帝德承天盛世肇開於景運至仁育物萬方表瑞於豐年喜溢神人歡騰中外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堯舜聖協禹湯廣大如天包六合而無外博厚配地普萬國以皆春感和氣之冲融致休禎之屢應維茲米甸地接神京慶令節於三秋來嘉禾於九日金莖淮露耀光采於彤庭玉穗搖風布馥芬於紫殿匪以備藻盛之薦實乃見仁卉之蕃共瞻

同穎之奇快觀盈車之秀斯

聖神之感格致寰宇之豐穰生民咸樂於生成天下同臻於熙皞臣某等躬逢上瑞誠切抃歡

日月照臨贊

皇圖於一統 乾坤悠久祝

聖壽於萬年

賀平殘虜表

伏以

帝德廣運萬方咸囿於仁恩

聖武駿揚羣醜莫逃於天憲斯以成功之速皆原睿筭之神中外均歡神人交慶共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知聰明道合唐虞德業經緯乎  
天地治隆湯武事功卓冠於古今凡居覆載之間悉  
在照臨之下惟茲索虜屢擾邊氓肆動

天威肅馳虎旅將士用命奮發於雷霆狐鼠潛形莫逃  
於窟穴戮兇渠而不釋執醜類以咸來被革裹疆男  
女耄倪之載路連雲擁霧馬牛輜重之入關灤河萬  
里以長清沙漠一塵之不作茲皆本於

宸筭用永靖於邊隅隆

宗社之尊安衍治平之福慶臣某等恭逢

盛事喜切中心海晏河清仰

神功於永世天長地久頌

聖壽於萬年

謝追封丰代表為安遠抑升作

伏以

皇明啓運溥惠澤於羣生

帝命誕敷錫褒封於三世蒙恩深厚感戴奚勝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聖神文武功高列代化被萬方一

德格天體無為而致治重華協

帝建有極以錫民是以致天下於泰山之安而措

宗社於磐石之固也伏念臣升才質猥陋智識凡庸昔

備戎行薄殫勤力幸際風雲之會忝膺封爵之榮卽

典載加尚不忘於先世



恩光下逮復顯被於幽明若斯異數之頒實出非常之賜春生泉壤喜溢門庭弘深

大地之仁永遠子孫之寶臣升敢不懋勤夙夜罄竭鄙愚俯摠葵藿之誠少效涓埃之報望

天顏於咫尺莫展寸忱頌

聖壽於萬年敬伸三祝

追封謝表為應城伯孫享作

伏以

聖德弘深卹典特隆於今日

寶章焜耀推恩復逮於先臣喜溢幽明豈勝感戴恭惟皇帝陛下道高堯舜功冠禹湯欽福錫民被八表而

外法

天圖治協萬國以咸寧同臻熙皞之仁均被

生成之賜伏念臣父巖昔侍藩邸幸脩使令繼靖

奸兇獲殫微力論功行賞金書特荷於褒封竭慮摠

誠白首尚懷於報稱詎意溢先於朝露載蒙申錫於

榮恩顧茲異數之頒實出非常之

命永遠子孫之至寶慨弘閎闊之輝光臣敢不勉效

勞動繼承先志盡圖補報上答

君親日月九重瞻

天顏於咫尺乾坤一統祀

聖壽於萬年



銘

聚奎堂銘 有序

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嘗得隙地於長安東門之南  
構屋為朝退宴休之所方落成適當取士之期故事第  
一甲三人例授官翰林既就職同官必相與設宴以致  
慶時翰林公署未成學士江陵楊公請於公之居成禮  
焉於是群公畢聚冠衣儼飭進退有容宴飲甚歡少傅  
廬陵楊公遂名其堂曰聚奎蓋謂奎主文章以貺今日  
文儒之盛其地若前代五緯之聚奎然惟昔大立長陳  
仲弓嘗謁高陽荀季和二家子孫皆賢德時太史奏德



星見以為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當今

文明盛時諸君子皆才德之賢相與會聚又咫尺宮垣之近安知今之職星象者不有所見哉名之曰聚奎宜矣一時士大夫咸歌詠之間示余屬識一言因序而銘之曰

維昔五緯聚奎符禎其禎伊何天下文明粵有顯象名曰德星賢人所聚其瑞斯呈在昔既然今豈無徵翼人高堂近接

帝城君子有位持國之衡君子宴休思政所營

國家間暇海宇又寧賢才奮庸接武登瀛乃啟宴樂乃集時英尊俎在列朋酒斯馨冠衣有偉秩上儀刑

醉不失爰樂而合貞匪樂之慕惟禮之成維此君子濟人廷匡特致治際此嘉亨象由天顯肇自人與惟我

皇明

聖聖相承春涵人煦和氣薰蒸人賢維茂象緯斯澄觀

占有式仰察惟精定應垂象昭此昇平豈俾前古讀擅厥名斯堂之光羣公之榮我作銘詩永永揚嘉聲

時敏齋銘 有序

六經之言學肇自武丁之命說而惟學之道曰遜曰時敏而已遜則虛以受人而如有所不能敏則勤以勵已而如有所不及大抵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學無以春



秋代序老，其將至不遜志時敏學其有成哉友人  
郭君鼎貞，自少有志於學，虛已下人，有惟恐不及意，嘗  
以時敏名。齋蓋以自警也。今歷仕秋官而夙夜拳上，猶  
不忘乎學，誠可謂無時而不敏者矣。君來徵銘，有不可  
辭，乃為之。銘曰：

惟皇降衷，均厥賦。予曰：義曰仁德，莫不具。惟德如何，  
有積乃大。君子于學，思固或懈。詩書六藝，藝在方冊。  
窮覽其通，時敏之力。念茲往茲，勿玩勿惕。無或半途，  
斯道可。聖賢乃鑒，井深則及泉。亦隨播種，勤則有年。  
嗟乎學，于珍世術，名凶莽滅。裂詎底其成，一暴十寒。  
既作復，茫如望洋。瞠若先哲，卓哉郭君。

慕古為學，期於上達。學優既仕，篤志力行。恪勤于職，  
業々兢兢。早作夜思，赫其若臨。涵養操存，祇栗一心。  
齋居有嚴，日新又新。我其銘之，尚勗後人。

樂善堂銘有序

平江伯陳公瑄，嘗以樂善顏其堂間。屬予繹其義而為  
之銘。予惟善者德之純美，無雜原於天而具於人人，皆  
有之也。然人之於善，能慕之者鮮，能好之者尤鮮也。至  
於樂之而不倦者，非其言與行一心，與理融而為誠身，  
有道之君子者，不能然也。公今為國柱石，勲庸著於旂  
常，聲望重於海內，而其平居樂善，孳々焉有惟日不足  
之心，是真所謂古之君子而誠身有道者矣。予故樂道



之而為之銘曰

惟人之生萬善咸備至純不雜至精而粹其善伊何  
曰義與仁曰禮與智本乎天真大而綱常微而動息  
當理不偏皆善之德衆人慕之亦鮮克好君子樂之  
深造夫道倚歟平江為國重臣勲業之茂德行之醇  
含英咀華由中達外以善為樂心廣體胖其樂何以  
日用從容言與行一心洎理融非仁不為非義不履  
左之右之折旋規矩斯實可樂厥身乃誠德崇業廣  
益鴻厥聲吾聞積善必承天祐匪惟身榮寔昌厥後  
倚歟平江享有崇封孫子多賢壽考弥隆高堂奕々  
君子之宅咨爾後人永世無斁

默齋銘

凡人有言恒吐于口樞機之設榮辱所召維言如泉  
維口如隄涓流弗謹為河為溪是以君子不易于言  
守口如瓶懼致尤愆匪惡於言而尚以默發必當理  
以寡為德我觀侯夫利口謀人招怨賈禍曾不自惜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謹言慎行表裏交正有翼其齋  
聖賢是則監此銘詩其永無斁

陳思孝硯銘

其質澤而溫其體重以確逾端溪之子石超鄴下之  
銅爵涵清泉於靈竇起玄雲於斷鶚集毫端之芳潤  
散妙蹟於製作斯所以常侍乎君子而為至珍之大



璞也

明其明銘

人之有心具夫衆理虛靈洞徹如鑑止水是曰明德  
乃得於天四端既具萬善備焉人惟有欲耳目口鼻  
外物誘之為欲所蔽本體既昧明德斯昏涵養克治  
其明乃存惟目亦然明以能察高視八寰微見一髮  
亦既病矣若或翳之匪伊視遠為眊為眇百病所功  
甚者在目弗有善醫明曷能復倚歟陳氏術業專門  
二世攻目慶澤攸存爰築居室揭額明明金鋸電掃  
以啓羣盲嗟彼世人心盲目瞽内外交蔽冥行弗顧  
陳君明明益治其内内寧外安良醫之最我作銘詩

以慰厥德最爾來裔

世茲靡忒

畫像贊

職方周先生畫像贊

君以弱齡挺特自異讀書學古奮然有志栖遲林泉泊  
乎布素弗競弗趣履坦居易中邁休運始出而仕首教  
桐城作興士類繼佐即里政是用理入教國子揚于道  
義擢輔親藩正言不諱立誓堅其守益昌其氣知遇

聖明弗為擯棄既出復遂為博士過以

廷薦躋于顯位用副職方以贊于治白首不渝志操彌  
礪冠衣有容屹若山峙一匡容之充惟德之似尚期老成



臻于百歲後千萬年詒一孫子

張宇清真人畫像贊

葆冲毓和如春之融與心為徒玄教之宗下上太清淨  
游昆侖憑虛馭氣惟以心存

胡敬方先生畫像贊

問學該洽有本有源也操履純正弗頗弗偏也浩然有  
為以古人為徒也儼乎可敬斯君子之儒也

陳參政子魯畫像贊

績學鄉郡而鼓身乎科第列官詞林而親承於  
帝制懷謹畏以自持躬儉約而不肆適遭遇於  
聖明遂超躋於秩位爰周歷於遐陬重教宣於

德意恒夙夜以兢大戒淵氷於顛墜浩乎而氣益充毅  
為而操愈厲於乎此所以永保終譽而克享富貴者也

蔣侍郎驥小像贊

貌溫而氣和行篤而志確以文學而參侍從以編摩而  
居館閣周游兩京之間歷事

三朝之際方躋學士之榮遄陟秩宗之貳謂宜享壽祿  
之遐胡遽有死生之隔覩遺像之儼然發永慨於今昔

陳中書登畫像贊

儼乎其容癯然其狀以文藝而馳聲以翰墨而自放識  
彌廣而辨愈雄志彌堅而氣益壯知之者以為博古之  
老成而仰之者咸稱為中秘之哲匠於乎此其所以優



游夫石渠天祿之間而翱翔乎  
鑾坡鳳池之上也

劉僉憲咸畫像贊

氣和而充識周而通黻身科第歷躋顯融豸冠在首華  
珮在躬凜乎風采君子之容

蕭深州畫像贊

黻身本乎儒雅歷官至於老成覩其容儀則粹然圭璧  
之溫潤觀其持守則毅然松柏之堅貞規畫有條而政  
自理撫字有方而民以寧追潁川之遐躅揚渤海之芳  
聲於乎此其所以為豈弟之君子而遭遇乎太平者也  
陳太守希顏畫像贊

抑歟江州本乎世德溫公其儀侃々其名已蜚聲橋門  
身經術首位邦州廉公正直敷歷數郡稱於其職不猛  
而威匪緩而亟惟寬惟平以著厥績惟忠惟勤以報于  
國豈弟君子壽考之錫猗歟涇州其永無斁

林推官同畫像贊

才可以適時學可以淑身廉可以養德惠可以及民斯  
所以克任夫官政而無忝於搢紳予雖未窺其際而知  
其有守有為為君子之人也

傅良畫像贊

氣充而粹性介而方弟兄師友才學之良爰發身於科  
目遂受任以長民處煩劇而非激弗撓盡撫字而益厲



益動偉矣衣冠之美儼乎豈弟之風尚曰彌堅於志操  
庶茲茂陟於顯融

羅以德畫像贊

其外之坦々其中之舒々究義畫之微旨誦老氏之遺  
言適起辭於雲壑遂歷覽于

金門是將優游於太平作江湖之散人而為市朝之隱  
淪也

彭敷哲畫像贊

粹焉資質之美浩乎辭氣之充篤信聖賢之勇力求經  
術之通濟養獨嚴於省察操持克秉於謙冲藹々菁莪  
之化優々麗澤之功豈口範模於一卽寔將致位於顯

融斯所以行成於已道行於人而垂令名於無窮者也  
表貳尹景陽畫像贊

冰涵其縈玉粹其容學優而仕才敏而通豈弟之政循  
良之風壽雖弗厚而獲今終位雖弗滿而德則豐允矣  
君子垂裕無窮

壽星贊

居狼之北舒陽之榮秋中方旦于丙揚明既應壽昌亦  
昭治平孰測天象而圖厥形噫此所謂南極老人而符  
盛世之徵也歟

余弟幼學以永樂壬寅秋九月自西江來省予北  
京永嘉謝庭循為作行樂圖小像其歸也余為之



贊其詞曰

浩大乎氣凌於宇宙飄大乎志在於江湖閱歷飽諳於世故辛勤幸守於儒書惟事親敬兄益敦於孝友而待人接物何有於廢隅政此優游於畎畝故將終老於衡廬撫雲松而嘯傲諧觴詠以自娛坦大焉舒大焉其所以無榮無辱無毀無譽介眉壽於耄艾與六逸而為徒者也

袁處士景哲畫像贊

闌玉之操冰雪之姿孝友之行君子之儀優游太平讀書誦詩後千百歲子孫之思

袁士建畫像贊

蒼然不變者松柏之貞湛焉不汙者冰玉之清作士林之翹楚紹文獻之家聲晚際風雲之會幸濡一命之榮惟歎焉而不足乃自任而弗輕匪曰力行於豈弟寔以圖報於

聖明於乎此所以行期於古而達於今而為練達之老成者也

楊德誠小像贊

刑部侍郎鑑之父神完氣充以養其貞幅巾清操以遺其名曰壽而康以篤其慶子孫之蕃以樂太平

袁處士時用畫像贊

其容之溫大其言之恂大居鄉而忠信是與居家而禮



義是敦格風月以為文約詩書以為勸懲乎默畎之心  
悠然湖海之情此其人所以養之學居之安而能樂乎  
考槃者也

陳俊文畫像贊為欽天監掣畫正

寬和而不迫謙慎而不矜探賾象占得義文之奧究察  
地理識陰陽之情早受知於  
明聖是見重於公卿名滿五宮之榮  
恩活一命之榮斯所以朝衣朝冠  
天顏而出入乎大廷者也

黃子範畫像贊

抱寂寞之學負耿介之資不介於人以附眾不汲於以趨

時其行已則素高於道義其居官則無間於終初求其  
人似有黃赫度之風視其貌蓋亦崔斯立之徒於乎清  
江碧嶂之間蒼松白雲之外尚俟予懸車而來相與詠  
歌太平以為香山之會者也

太醫院判蔣用文畫像贊

盎然而溫者春陽之舒介然而清者冰雪之敷養之深  
而氣益充行之篤而守有為匪曰究通乎經術之懿實  
亦兼盡乎醫師之良斯所以遭遇於明時而瞻乎日月  
之光顧老而彌篤者服勤報  
國之心至久而弗衰者濟時澤物之志於乎此其為忠  
厚之士而無愧於君子也



蕭欽讓畫像贊

褐衣角巾瀟洒出塵蘊謙和之美履孝友之純磊落田園之趣逍遙風月之怡惟是閒散之可樂曾何榮辱之足驚宜其壽考康寧無憂無慮而享福於太平者也

顓之寶臺觀道士丹霞子畫像贊

蓋乎其氣粹乎其容綵真休辭探賸玄宗玉珮雲裾振揚天風上朝

紫宸遐觀鴻濛與道為徒何始何終

僧錄司右覺義雲山畫像贊

至哉佛氏稱大雄甚深微妙具圓通法身變化不思議十方充滿妙難窮雲山學佛出南詔當年被召謁九重

禪林脩習得清淨精持戒行勤初終菩提妙義時演說慈雲下布蓮臺中伊誰著此丹青筆為貌滿月開真容輝光一時徧寶刹人人讚歎生敬恭我聞佛身出萬劫不生不滅了無蹤恒以大虛為體相視此妙法皆虛空雲山究竟無係著須離諸幻超夢人慈悲利濟悉平等成就願力揚宗風永贊

皇圖隆佛道四方八表登時雍

董長史畫像贊

學足以明理庶足以守身謙乎其不伐介焉而不羣出則長民於百里入則領教於成均揚休嘉於藩邸挺風裁於縉紳繫豈弟之君子庶無愧於古人



趙長史畫像贊

肅容正冠儼乎有思也篤學力行浩然有為也廟堂之器松柏之資也永保終譽壽考為期也

彭子斐畫像贊

世承文獻之懿家傳專門之學得褒貶於師承究微言於先覺浩然而氣愈充歆焉而志彌約接論議於搢紳與讎校於館閣是將鳴太平之盛為道德之光而作髦士之矩矱也

千中書子楫畫像贊

脩然林壑之清炯乎冰玉之潔託闌闔以自高處布衣而弗折際熙運於昕朝沐榮恩於晚節偉命服之

雍容兼絲侍以娛悅適几杖於燕休寄嘯歌於風月綏福履之未央享眉壽於大耋

郭郎中鼎貞畫像贊

衣冠之族汾陽之胄振家聲於兩郡之間承世澤於千年之後爰發身於科目遂擢任於郎官平恕每存於心曲聲華素滿於朝端顯融幸際於清時補報敢忘於白首庶幾眉壽以為期尚播休光於永久

贈翰林編脩曹處士畫像贊

編脩義之父也

養以澹泊居以坦夷春風秋月衍樂以熙優游太平壽考遄躋爰用子貴畀以清秩命服之華儀容有飭子孫其承永世無斁





P45-46



張和卿畫像贊 陝人今冬官正明之父也

在昔壽州牧守維良醕顏鶴髮燁其有光 皇用追錫  
寵以天章善既弗替慶則未央猗歟壽州其永弗亡

郭處士繪林畫像贊

汾陽之系忠武之胄詩禮之傳衣冠之舊惟善是承惟  
德是懋尚永無替以詒厥後

龔仲墳畫像贊

養乎內澹然而自足接於外溫然而可掬雖托迹於公  
卿亦忘情乎榮辱綠髯朱顏角巾時服步天上之春風  
散杏林之朝旭匪余識其平生伊誰知其幽獨於戲此  
所以為吾仲墳而有此康寧之福

郭用檜林字說

鄉先輩孔公貫道嘗示其郭氏之甥曰用而字之曰檜  
林且曰檜非常木吾夫子嘗植之闕里至于今子孫族  
人護視之益謹而不敢怠四方過者必拜而後敢仰觀  
焉檜之見重於聖人見重於後世若此則字豈可輕哉



於戲先生之期待於甥者何其切至若是也先生歿已  
久其甥既長恒為余道其舅氏所以命名與字之意且  
屢請為之說余不獲辭則進而告之曰檜貞木也其質  
勁其性確其內栗而文其根盤而深其幹端而直其枝  
葉翳密陰翳滋潤上可以蔽天日歲寒霜雪凌厲挺立  
霄漢氣色芒寒而略不為之變及取其材而試之則足  
以任重負厚柱明堂棟大廈屹立宇宙以為四方之仰  
瞻則檜之用豈不大矣哉人之為人鍾和萃秀直方雅  
厚以端其性敦柔溫裕以養其心輔之以仁義忠信載  
之以詩書禮樂剛正弘毅內之而無所歉外之而無所  
詘一旦推而達之於天下國家則足以尊王而庇民濟  
人而澤物建功立事顯融當時以垂聲光於久遠者其  
用亦弘矣檜林尚顧名思義號六馬閔六馬生息涵養  
以充于其內培封扶植以立于其外將見繁殖滋榮摩  
霄戛雲鬱然成林材不可勝用矣昔檜林之先人德存  
甫溫雅篤厚好施予以醫藥濟人興先少保尚書雪崖  
先生交莫逆其時貫道公尚無恙先少保與公往來尤  
極雅善四十年之間前輩風流若逝波不可復見矣獨  
檜林猶能稱道其一二以益余之所不及此為可嘉者  
檜林勉之尚求之無負於舅氏之命以為斯文之光則  
他日所至又未可量也



傳

蔣侍郎傳

公諱驥字良夫姓蔣氏錢塘人也祖秀實以隱德終父均美以公貴封左春坊司直郎母姚氏封安人公少好學攻文辭弱冠以春秋經試湘江鄉闈居前列遂第進士擢行人能其官永樂初

太宗皇帝詔文學之臣纂脩

高廟實錄公與馬書成陞翰林檢討賜白金文綺襲衣已又與脩永樂大典爲副總裁賜楮幣綺帛前翰林學士解公出爲交趾叅議以事逮獄公坐累拘幽者十餘年中扃坦然日以書史自娛未始有幾微怨對



仁宗皇帝即位宥復前官逾月陞左春坊司直司郎  
今上皇帝嗣統之初以宮僚恩遷翰林侍講宣德紀元  
奉命祀東鎮洎大禹南宋諸帝陵竣事遂得便道省謁  
其親公家錢塘二親高年在堂且膺封秩公復使命歸  
本郡方岳重臣以及郡邑官僚咸瞻望下風公慊然不  
敢當日戲綵承顏以壽其親推牛醺酒以宴集其姻鄰  
鄉人榮之歸 朝與脩  
兩朝實錄書成賚賜循永樂故事復進秩侍講學士無  
何 上命左春坊大臣簡廷臣之才且良者佐六卿公  
膺選授禮部右侍郎衆慶得人莅職逾二旬得風疾不  
移時遂卒

上聞為之悼歎遣使賜祭且給舟歸其喪命有司為治  
祠墳 恩典之加可謂厚矣於乎公天性孝友嘗迎司  
直公就養京師朝夕起居侍奉備至獨母安人道遠弗  
克就居嘗愔々以前此奉祀匆遽不盡膝下歡屢欲歸  
省值編摩事劇不果言及輒歎歔慨歎兄弟二人公居  
長與其弟友愛無間言公素善筆札嘗奉  
命書列女傳特被褒賞禮部會試兩為同考官時推其  
公為人美丰儀善談論不喜賓客所居軒楹清曠几席  
整潔佳花異卉雜植前後客至詠歌觴酌歡如也其雅  
懷洒落蓋如此子每私竊自念同年數人在  
朝多顯仕公獨居散秩洎遷學士深以為慶拜侍郎益



為之慶蓋美其有為以遂其平生所志也奈何天不憖遺遽焉殞逝聞者莫不痛之公享年五十有三所為詩文總六卷前後吟錄公多手筆云贊曰

士之負才器同學固將有為於世也其或仕與時違不能奮揚其蘊蓄益有命焉耳一旦遭逢可以有為矣而天不假年志與願乖豈非命耶若蔣公久居散秩中值坎坷仕將終身遽逾中歲躋于顯融足以自見而奄焉捐世信夫命之不可以強也雖然公平生所致磊々若此亦可謂傑特之士矣夫復何憾哉

素義士傳

袁大珎字仲仁其先鄞人也自其曾祖以禮來官金華

遂為金華人仲仁生元之季遭亂而廢學其父嘗告之曰汝無以弗學為歉古人往々有不知書而所行自不悖於道者汝弟能篤於信義使鄉閭稱為善人斯可矣仲仁謹識之不忘遂刻意樹立營植生產孝事二親朝夕惟謹父歿哀毀幾弗勝母董氏患末疾日扶持在側未嘗頃刻違去至躬親矢溲前後凡五載如一日從兄大通客死東甌仲仁匍匐往收其遺骸以歸嫂張氏吳氏孀居無子仲仁養之終身二姊適甯氏與皇甫氏皆寡為迎歸于家畢其男女婚嫁割田園贍之度能自給乃已撫其孤甥姜某為之擇配養其外姑楊氏幾四十年而終友人張彥希仕為雲南幕官致政于家一夕夫



婦為仇家所殺。惟一女甫生。仲仁往哭。彥希甚哀。為持其女歸養之。如已子。且為迹其盜禽之。皆置于法。鄆人蘇某至金華。遇疾。同行者棄之而去。仲仁遣人舁至家。求醫藥。甚切疾。慰其人弗忍去者。久之。郡人死無葬地。多焚燒棄其骨。江流中。仲仁乃捐其負郭田若干畝。俾葬之人呼為義塚。又嘗用己貲為石梁造二舟。以濟行者。人感德之。鄉鄰皆稱為義士。云贊曰。

古之人雖一才之莖。一行之懿。莫不著之史傳。以至百世之下。猶使人仰而望之。得以感發而興起。矧仲仁平生善行之昭著。於時非一而足。其傳於後世。復何疑哉。故為之傳。以俟時之觀民風者。有所採焉。

### 王母洪孺人傳

王母姓洪氏。字宗南。台之寧海人。唐開元間。有為諫議大夫諱某者。其始祖也。代有衣纓。為鄉鉅族。祖某。父某。洪既筭。適奉化王宗禮。王故著姓。與洪閭閻相望。宗禮父元帥府萬戶伯英。伯英父連山。鄉官希伯。希伯父兩淞。運榦子震。而兩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太傅敬玘。寔宗禮十三世祖云。洪歸王氏。生四男子。文琳。文葩。文璣。文璿。時王氏之族人被鄉人誣告。逮赴京。宗禮為白之。皆得免。及遠道感疾。劇甚。臨終。謂洪曰。死生命也。吾無所顧惜。所念者二親垂老。諸孤稚弱。未有所託耳。君能成吾志乎。洪泣曰。夫在且猶敬事撫育。不敢怠矧。



夫亡乎有不一心王氏者有如日遂斷髮為誓宗禮卒  
洪年甫三十居喪哀戚甚終身不事膏沐躬親饋食養  
其舅姑舅姑歿盡禮喪葬且日夕攻絲枲資遣諸子就  
外傳受業時今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延平陳公  
伯高典教奉化洪謂其仲子文施曰吾聞陳先生賢而  
善教汝家世以宦業著聞汝父嘗以早卒不獲繼先緒  
為憾汝盍往就學以成父志文施遂負篋入縣庠從陳  
公游學成今為國子生方嚮用于時洪性嚴正而好施  
與王氏族聚蕃大洪於諸母行最尊羣子弟有不循先  
世遺訓者入見輒諄々訓諭有不悛者歲節會拜必公  
言於衆愧之否則令諸子姪白於族長黜辱之必改而

後已鄉鄰宗姻死喪患難不能濟者即捐貲助之且語  
諸子曰此為汝輩植德計勿吝也年登七十有七尚康  
強無恙鄉閭閨閫之稱女範者悉歸之見孫曾四世云  
太史氏曰女婦之德見於載記尚矣守貞節者孝慈或  
鮮聞况能以教淑其子及其宗族乎若王母洪氏者其  
兼而有之若此豈非女婦而士行者耶則享有壽考宜  
矣其子方將佩服懿教力學以顯名於時吾見其與古  
之稱於載記者不幾矣哉



哀辭

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楊公哀辭有序

泰和楊公子將其先蓋出漢太尉宸之裔轉徙錢唐歷  
廬陵吉水始家于此祖景行元進士官至翰林待制有  
盛名公自少穎敏過人讀書力學總角已有聲籍人其  
為文操筆立就迥出時輩儒先長者皆器重之平居孝  
於親友於昆弟忠信篤厚出自天性閱歷險夷終始一  
致拯顛濟危汲人然惟恐不及而不幸享年不永卒之  
歲纔三十有四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哀悼之予生晚弗  
及瞻望公之風采幸與公子士奇同官  
禁林出入侍從幾二十年公以子貴荷蒙



恩眷贈職宮僚 寵光下臨賁及幽壤公之所以得於  
天而敷遺於其後者可謂盛矣公潛德懿行以具載墓  
碑予不能無言獨哀之以辭且以慰吾士奇罔極之思  
而昭示於無窮也辭曰

緊關西之苗裔兮瞻閭閻之孔華抑大尉之盛德兮  
矢清白以傳家美華陰之遙卜兮卜錢唐而轉徙再  
遷於廬陵兮耀官牒之有煒繇文江與西昌兮滴慶  
澤之彌深騁逸軌於文場兮待制處乎詞林睠夫子  
之克承兮偉妙齡之英秀方髫鬣而知學兮披奧義  
而研究惟天性之孝友兮敦行誼於彝親探聖賢之  
遺言兮廼克踐於其身年甫冠而馳聲兮抱韋編以

就試掇餘思於倉卒兮尚足策乎高第播鳳雛之美  
譽兮忽振舉而遠揚蟠錦綉於胸臆兮摘五采而成  
章脩元季之繹騷兮聚群盜而蜂午既焚劫于州閭  
兮肆蒼黃而莫措痛叔父之罹害兮竟殞命於異區  
還撫棺以號痛兮寧暇卹於吾軀因脫生於虎口兮  
遂竄伏乎山間擷澗芳以為養兮怡菽水之歡顏奄  
二親之傾逝兮勉致力於襄事妥窀穸以安厝兮惟  
歛葬之兼脩際寰宇之廓清兮揭日月於中天言將  
返乎故業兮復先世之清羶何天道之難諶兮遽嬰  
疾而弗起慨山木其頽壞兮慘悲風之滿耳謂壽夭  
之不齊兮諒資稟之既豐胡天俾其才兮而竟嗇其



逢念厥躬之輶晦兮實流慶于胤嗣藹令望于士林  
兮職清華而嚴邃膺紫誥以寵贈兮煥雲漢之  
天章豈曰耀榮于今日兮雖百世而有光嗟予生之  
獨晚兮仰夫子之遐躅慕高風之寥廓兮空徬徨以  
于鬱盤古之崔嵬兮閔音容于夜臺聊寓情於一些  
兮志予心之永哀

黃孟鉉哀辭

吉水黃公孟鉉以穎銳之資淵懿之學識趣超詣才思  
逸發其立心期至於古聖賢之道為文章若泉湧川匯  
浩乎其不窮沛然而莫禦每有所著人爭傳誦之以為  
楷式洪武中用薦為鎮江幕屬治效尤著尋以事免官

家居益致力於聖賢之學四方從將者森若束筍公循  
循善誘多所造就得其學者往々皆當時名士公為人  
孝友純篤志趣卓越虛已下人不事表襮襟度洒落憂  
出物表言動之間恂々謹飭樂易和平見者心醉予嘗  
辱交於公獲承公之緒論以為可以相處者曾未幾時  
而公遽捐館舍矣感今思昔為之慨然爰申之以辭少  
據予哀且以慰公於地下也其辭曰

維公之特兮資性天成仁山之秀兮文水之英藻思  
俊發兮始於幼齡聰穎絕人也適馳厥聲涵泳百家  
兮沉潛六經遠企聖域兮玩心高明虛以受人也弗  
矜弗盈淬磨砥礪兮研思覃精蓄之既博兮蘊之益



弘發而為文兮五采縱橫咸韶並奏兮金石鏘鳴江  
海下流兮波瀾泓渟武庫洞開兮衆寶晶瑩瑤穹澄  
朗兮萬象森呈時既弗遺兮期道之行位不滿德兮  
孰究其能遽焉退休兮詠歌大平從者如雲兮視公  
像型胡天之嗇兮奄然長征獨秉元氣兮遨遊大清  
庶幾精英兮隨物流形凝為卿雲兮聚為列星令名  
弗泯兮千載猶生於乎懷公兮永以為徵

祭文

祭太保陽武侯薛祿文追封鄧國公謚忠武

惟公之生夙負才略乘時奮興鳴劍橫槊公負剛勇義  
膽忠肝為國靖難惟公桓桓感會之機雲龍風席公  
所自任惟忠與武天戈所向如霆如雷公冒矢石無堅  
弗摧既清內難既奠邦國爵位超加有聲赫々胡寇犯  
順六師親征公為前驅沙漠肅清積勲累勞荐受褒典  
進位師臣極于崇顯公結主知終始一心屹為柱石以  
身自任爰城朔方爰度爰築亦既克完而公病篤還京  
入朝力疾自陳賜樂命醫

恩意益勤公宜少留溘尔遐棄訃聞興嗟錫爵賜謚



存歿哀榮如公幾人公死無憾失茲老臣予輩交游同在朝列自公云亡孰不嗚咽爰察一觴載陳以辭公靈如在尚其鑒之

祭宋駙馬琬文

惟公出自名閥器宇端厚昔在

太宗選配貴主嘗命鎮撫西陲式副倚注繼命居守南京小心周密弥效勞勤既而閒居數載恪謹自守

皇上用篤親任以心膂而一疾弗支遽焉長往

宸衷軫念所以眷禮於公者甚厚公可無憾矣某等辱在交游切深感悼馳詞致奠涕淚交零靈爽如存尚祈  
歆鑒

祭食都御史嚴升文

惟君有學有行早擢科第首為牧宰稱於其職繼受外憲改佐郡符入典郎署遂貳大理滋歷歲年益嚴操履朝廷重耳目之寄陟食憲臺自蒞職以來夙夜惟寅振起紀綱刻決宿弊政令一新人用畏服夫何一疾遂以不起凡在同朝皆為傷悼某等相望非迹弗獲躬述緘詞遠寄寓此一觴君尚有聞鑒此誠悃

祭兵部尚書張本文

惟公器宇清粹性行剛介負通敏之識蘊經濟之材始服官政宰邑有聞用登郡守遂叅大藩入佐冬官復贊邦刑敷歷中外聲譽咸彰操履之嚴始終一致



仁考繼統之初急於用賢首擢公司馬  
皇上委任舊人益隆寵眷加授宮僚復命兼職地官公  
夙夜孜孜講求治理嘉言讜論日進于  
廷整飭兵政懲濫冒之失清理錢穀革欺漏之弊黽勉  
不懈一心為國

上納其中人服其公惠利及於軍民事功著於  
朝廷方冀績效之成以副倚托之重詎意一朝遂成永  
訣當寧興悼卹典有加凡在聞知罔不傷感某等久  
同朝列契誼尤深忽此相失涕殫心摧繼今欲承顏接  
辭以罄平生而音容日遠不可復得矣一觴薦誠想公  
如在公其有知來格來歆

祭戶部尚書郭敦文

嗚呼公之器宇靜享而凝峻公之德性孝友而謙和公  
之存心處正而不阿公之持身厲操而不變方入仕之  
秋遭

聖明之日首登郎署繼任郡守用佐藩閫贊貳六卿爰  
陞陟於地官遂總理於邦賦身任勤勞而不替心懷忠  
鯁而不忘歷事

四朝揆始終而一致踐敷中外亶清白而一心屬茲委  
任之隆宜享壽祿之富何一疾之弗克竟逾月而不起  
九重為之興悼百僚為之惻傷某等辱在交游爰同  
朝列忽一朝而永訣與萬古而長辭爰陳菲奠寓此哀



忱惟公不亡庶其鑒之

祭胡學士光太文

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惟公之生器宇夙成粵自習凱輝然有聲壯遊江湖襟  
度洒落傲睨物表寄興寥廓繼登庠序學問益充如玉  
斯琢如金在鎔射策決科蜚聲場屋一壯天下人望所  
屬爰歷清要列官詞垣步武玉堂出入金門脩承  
恩遇眷顧益隆論思獻納夙夜在公掌

帝之制溫純典雅雲漢之光被于華夏黼黻鋪張  
皇猷日宣地位清切委任尤專

帝命時及賁錫續紵繡衣象簡照耀青雲公既蒙

恩益勤厥職慎密小心靡間朝夕方期日壽以享榮名

豈謂二豎倏焉相嬰薤露興歌九原不計

聖情嗟悼百僚駭愕卹也故加褒贈愈后公死無憾後  
世有羅顧惟交游中心孔悲昔也同列今焉永辭旅櫬  
言還道路悠邈睠茲故鄉宅室是託臨岐祖送涕泗其  
滂哀哉長訣萬古一觴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諡文忠沒于戰陣贈少師謚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人恂人初以才薦首

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惟明惟公寔稱

委任仰副宸衷交人梗化肆逆叛逆公贊元戎屢效

勞績閱歷二紀撫鎮炎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宣橋之

役公謀既善彼拒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為衄寇勢披猖





P61



惟公秉義奮氣弥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為國有  
死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凛々英風振于遐荒公死  
如歸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稽行錫謚  
恩卹有加命子以官鸞誥寔華予忝交游夙敦情好公  
既永逝益增悲悼有款載俎有酒盈尊一觴致奠哀爽  
如存

祭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文

惟公出自勲閥選居戚里

文皇靖難首效勞動翼贊城守設施有方用濟艱虞茂  
膺褒錫榮貴三世肆加恩數遂董督府以贊軍政從容  
慎密庶公寬和親賢樂善文雅恂々不矜于已不驕于  
人方茲委任期輔邦家胡茲一疾奄然而逝遠迹嗟悼  
中外盡傷某等叨同朝列咸切哀痛九原日遠瞻望無



由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歆此一奠

### 祭胡學士文

惟公負剛介之資抱明敏之識學究乎天人才高乎時俗早發身於科第遂敷歷於清華出入乎金馬玉堂之間翺翔乎紫禁青雲之上論制作則黼黻乎

皇猷備顧問則屢承於

寵眷歷覽兩京載筆累陪於

扈從馳驅沙漠服勤兩事於北征既屢躡於華階亦荐

蒙於褒錫斯文為之倚望

朝廷為之屬心顧年齒未五於五十而筋力正及於康

強胡大限之俄窮遂九原人不復

聖上軫下之悲百僚興一亡之歎雖卹典之於迥超於古昔而死生之感不盡於心私嗚呼哀哉公其往矣自今不可以復見矣瞻靈柩之南還限雲山之遼邈爰敬奠於一觴痛水訣乎千古

### 祭周處士文

以逮對憲臺得直將南歸病卒

嗚呼周君其所蘊者仁義忠厚之德其所見者冲和雅粹之容其所負者英偉豪邁之氣其所尚者高蹈肥遯之風播芳聲於鄉鄰垂典則於名宗伏先塋之大義秉尊祖之至公上

京華以遊覽歷川岳之奇雄何高情偉志之弗遂金馬一疾以令終嗟善人之不淑慨天道之慘兮視浮王於



一瞬寔今古之所同其所貴者身後令名之不泯况壽  
年福履之兼隆諒仙遊九地以奚憾悵親交一見而無  
從邀音容之杳々積予心之忉々瞻旅櫬之南旋渺雲  
山之萬重持薄奠以摠哀靈彷彿兮來降嗚呼周君尚  
享

祭夫人劉氏文

憶自

洪武庚辰之春予以薦赴南宮忝官近侍其冬即迎致  
夫人京師以就絲食未幾遭值國艱深切憂怖賴祖宗  
之佑幸以無虞而待

先帝選用儒雅授職翰林逮永樂己丑之春承

命扈從北巡明年從征北虜以其冬還京歲癸巳復扈  
從北巡明年再征北虜夫人以十三年挈家歸鄉里十  
四年冬予還自北京夫人復携二女來會十五年春車  
駕再幸北京予又從行而夫人復以是秋歸數年之間  
南北往來與夫人聚處者無幾去年春得大鵬書言夫  
人將買舟來北京聞之喜不自勝適其夏值予復有北  
征之行至秋八月始還京而夫人乃以五月十四日得  
暴疾而卒嗚呼痛哉夫人之病也吾不得視藥歿也吾  
不得臨訣殯也吾不得臨棺祭又不得以時嗚呼痛哉  
思惟夫人慈仁之德勤儉之行而不能相與偕老於百  
年使吾一旦失賢妻吾母失賢婦而諸子失賢母嗚呼



痛哉此者

聖天子蒞阼之初嘉念舊人蒙恩擢居保傅官列二品夫人亦荷二品鸞誥之封

帝命下臨獨不得目視其榮平日子孫滿前綵衣後先跪拜咲嘻奉觴稱壽和氣滿堂何樂如之今吾之歸諸子諸女諸孫皆在獨不見夫人嗚呼痛哉柰何哀哉柰何歲月逾邁夫人去世又以周暮而一杯未卜停棺在堂此實予責今將赴京已令諸子卜宅兆俟今冬安厝夫人夫人其尚鑒予誠一觴致奠涕淚交零中心頓首痛何可言

祭文 初孝十部文

嗚呼吾弟命止此耶吾弟聰明磊落襟度秀爽脫畧不羈傲睨物表誦詩讀書操觚染翰銳敏精勤超然獨得孝親敬兄交友接物周密詳審曲盡人情理家治生創基治產相時經營咸適其宜公直廉介忠恕明信先義後利服于鄉閭英人之氣挺々之識浩然之志獨步前驅方期有為如古之人繼志述事以裕厥後天何一旦困于二豎奄忽長逝竟不可知於乎吾弟命果如斯賢若顏子尚嗇于壽雖在後世壽夭窮通此理一致抑又何疑况以吾弟明決自信臨終之言炳々琅々洞視古今中心坦然知命不懼視死如歸力疾據几援筆大書告以後事略無忌諱且命吾子再三寄聲死生訣別萬



古無期惟此孤幼托之于兄提携教育冀其成立庶幾  
九泉瞑目無憾於乎吾弟言及于此終古之痛何以克  
堪兄於吾弟情深義篤幽明之間敢負斯言情自曩歲  
弟來省問兄從北征未及相見弟乃留此待兄之歸惟  
秋七月還自塞北詞林一見悲喜交集握手勤拳如解  
飢渴曾未逾月弟復告歸臨岐一別愴咽無言日月逾  
邁南北睽離十載之間如隔夢寐謂宜再見敘我情親  
豈期一朝遂成永訣於乎哀哉兄於吾弟病弗克視藥  
飲不及撫棺葬不及執紼祭不及以時號哭天涯永恨  
何追於乎哀哉八世百年寄此一瞬萬生擾々終歸於  
盡吾弟雖歿幸有賢子長者奮立克振門戶幼亦穎發  
不在人後殆天所畀以報吾弟惟弟不亡視此後人彼  
或壽考嗣續無傳歿同埃壙寂焉無聞兄視吾弟生既  
有立歿復有傳雖云蚤世無復遺憾於乎哀哉兄仕于  
朝二十餘年骨肉踈闊會少別多終與歸老共樂丘園  
天胡不弔奪我賢弟命不可知還至於此於乎哀哉我  
言有盡我思無時我淚有盡我恨無窮緘詞萬里以寫  
我悲弟其有知鑒此深情

祭亡兄季質弟季緘幼孚幼孝文

幼孜竊祿于朝垂三十載骨肉手足之情無日不惓  
惓于懷然尚冀會合有時庶少敘天倫之樂以慰久別  
契闊之私豈意諸兄弟數年之間皆相繼亡歿南北迢



述竟成永訣嗚呼哀哉吾於諸兄弟病弗能視湯藥歿  
弗能與殯殮塋弗能執紼以臨窆窆祭弗得以時終古  
之憾其何能釋茲者荷蒙

聖恩封贈先世幸得歸省予家拜吾母見吾子孫族人  
見吾鄉里親識朋友獨不得見吾兄吾弟呼天叫地五  
內摧裂嗚呼予言有盡予恨無窮予淚有盡予悲無窮  
用致薄奠以寓予誠惟靈不昧來享于斯



